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二十六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二

書

上宰相書目五

上富相公書

李直講



至和二年八月十七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李觀謹西望再拜
 奉書集賢相公閣下鄉者相公偃息于外十有一年天下之士
 憤懣者無所吐天下之民窮苦者無所愬宗廟有神社稷有靈
 祐啓聖心廓然日出擯讒說於天地之底登舊德於赤天之上
 含氣之類孰不相慶千万幸甚千万幸甚議者曰賢人當位矣
 恢儒復古此其時矣觀以為不然周公相成王必先有討於管
 蔡商奄而後制禮作樂孔子為魯司寇亦且殺少正卯會夾谷
 以懼齊侯取汶陽田未聞區區以文字為先何哉緩急之節然
 也今之大患患在夷狄士大夫之耳目屬于相公久矣謂排難
 解紛不在他人才如斯位如斯籌深策遠蓋非小子所能窺也

文

一

若夫禍以忽而生勢以激而動亦不可知朝廷憂西北而不憂
 東南無寇賊之備是所謂忽也用力於西北則勢不救東南生
 英雄之心是所謂激也竊恐燕趙有舉烽之變則荆揚燕安堵
 之民其曰無備者非兵非食官不得人之謂也今之取才既不盡
 善而南國卑薄隔以江湖朝士所不欲求比於四方最為少人
 近者儂智高之亂足以觀之矣智高之起於邕也非若鬼神出
 自恍惚蓋有萌漸可見人或言之而主者如不聞及其至於廣
 也非有羽翼降自空虛蓋已旬月之行眾欲距之而主者閉門
 之不暇遂使百越之地千里無煙積尸成山流血成川非它也
 官不得人之敝也凡今任官貴在科名彼嶺南郡守不知幾人
 非但無功又不能死唯趙師且曹觀以節義自顯夫二人者皆
 無出身孔宗且以負謗之故謫掾于邕事未起而言言不用而
 死夫又豈有科名哉凡今用法小過不宥而大刑不行小過不
 宥故跡弛者屢大刑不行故自寬者安嶺南之吏或不備不虞

或偷生惜死而不聞有伏鈇鎖者以不忍之政馭無恥之人如
乘驚駑而合鞭策欲其致遠何可得哉所幸智高堅子本無遠
略如使匹馬尺鐵踰嶺而北則江表生靈已魚肉矣當是時數
千百里之中無一人可與計事者或云修城池或云教士卒祇
以行破公文何曾得似兒戲令人見之不覺大笑賊若能來誰
有今日相公非常之人固不為常人之事見幾而作今也其時
若謂才之難得道在馴致則凡守大藩如古方伯運帥者且宜
首東海十數郡得一俊傑以臨制之亦足以有為矣如此雖大
駕登單于臺元帥勤燕然山無南顧之憂矣况當平世誰敢動
哉觀慶曆四年嘗以書言南方事必達左右矣後二年作長江
賦欲干衢室之聽而無路以通謹錄一本塵玷台座草茅之愚
行年四十矣一事不成百病俱發未知餘年有幾唯未死間
不逢亂賊是所願也故復咄囁上瀆威尊伏惟哀其狂而寬其
罪不宣觀恐懼再拜

文粹卷十二

二

上富丞相書

芸閣先生

某惶恐啓伏自明公以上公還第終未獲一侍几杖每問東來
人頗談燕間輔養之樂不交世事惟野夫山叟相與之遊某聞
而疑之尚意傳者有所未識雖然所見乎外者固足以起有識
之論矣某聞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
外則主教于鄉自天子至于鄉之孝士皆從而孝故謂之鄉老
亦謂之天子之老老則成德更事之稱也古之大人當是任者
必將以斯道覺斯人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躰力盛衰為
之變哉惟公道同孝守中庸以道致君中立不倚去就之際有
古大臣之風雖功成身退不在其位然爵德與齒三者備享正
論正行一倡于家則朝廷四方將不遠千里而應利勢如是可
無意乎筋力齒髮固有消長至于心術德慮老當益壯未容為
形俱衰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孝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為
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孝以苟安偷惰為德性不知養民教民為

先務致人倫不明万物惟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
自任動為世法正國大經振起敝俗使人人皆被其澤在公之
力宜先難矣配義與道以養吾氣心黃牀卧安身利用將與天
地始終其緒餘之獲亦足以全吾身之壽考若夫移精變氣務求
年長此山谷辟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
公者哉某早辱厚遇不敢不強道不加進私竊自謂欲為知已
者報直不過此未識公意以為何如狂身無取尚異聞納不勝
下情但惻之望不宣

上司馬溫公書

前溪先生

比者得奉鈞誨使得遂掃塵之勤以窺麟虎進退之儀而精神
蕩搖榮懼交至蓋自謝容始於相門而四方士大夫之遊京師
而欲窺望顏色者往往延頸於車馬之紛埃而順風之呼最為
曠聞親炙之論不過寒暄而巡何人乃敢幸此自惟先府嘗有
一日止游之雅而德度深厚不一其孤樹劍解驟風物如在感

六十二

二

涕俱下義然知歸還嘗謂古之人其能神能聖示有如周公孔
子之盛者豈周公則以見於人為盛孔子則以人見之為盛何
者其窮達異勢故也蓋達斯為相窮斯為師此窮達之極乎命
而可以出處貴賤敵者也周公相天子任天下方是時匹夫下
士自以不往見之為重然周公常以千鈞荷之此何損於太虛
之一塵而孔子蒞迹詩書不患人之不已知也來者不拒去者
不追而已相公有孔子道術而無其窮無周公之憂患而有其位
此以見於人為盛之一時也然其見亦多類矣得於面目之間
而不得其真情則不為善見者故古人有一見之間而形神釋然
各得其所相忘此果何道哉大匠入山林而廣廈之材盡蓋匠
手有深於一顧者要不在智曉也巫顛躡於世久矣安有居太
山之下滄海之濱而長養游泳乃得同草木魚鱉之遂其含生
者哉十年四方千態萬狀相公憐其舊物之久弃不收賜之以
見矣詩不云乎既見君子我心則夷然則使巫之至於能夷者

此可以意得可以言致哉

上宰相書

同前

竊聞漢有卒以一介万死取尺寸之功於鋒鏑間異以干利常
負得羽方是時值賢將軍已富貴不居功名淡然若虛是卒泯
泯竟無以發明沒首奔走以老凡有戰伐者皆因之謝去愴肝
腦荆棘之地涕零不自勝晉有士父幽蓬華步不出戶限雖一
咳唾聲若畏鄰知其質金玉如處子而家甚窶兒女僕妾皆有
飢色挾所奇將仕方是時值賢相國已富貴口不言錢惡人以
祿粟升斗事上聞而區區之望邈若霄漢是士亦無与之借齒
牙可以撼動聲勢者終失所貧賤凡有奇貨欲出為市則日常
遇珍甚可憐如此夫功名大人顧一介士卒歲月心力之所積
致也既富貴矣不暇及瑣瑣此非離世異俗秘上策矣特持以
九州四海英雄之拒馬城壘而已果何意哉漢不及三代晉不
及兩漢切妄謂以此正不即料理士卒報也豈羈孤老大度無
以過人甚明白乃若脫誘死久困若不敢勺水於行道以救焦
渴則大略曾不減前士卒所自直者庶幾於大人者出以身試
之閭下兼直將相事業輔聖敬天子躋一世於承平不以已富
貴而屈身色笑与士大夫同所欲有趨左右敢自獻功者如竹
頭木屑等輩不知幾何人矣閭下能自處曰漢不乏韓彭顧以
已格人非真將軍事挾奇倖進如承蜩累丸等輩不知幾何人
矣閭下能自處曰晉不乏王謝顧以已格人非真將軍事其闊
達踈通何其卓卓也嗚呼行酒執炙德澤先乎其間則倉卒風
雲皆吾臂指也奈何尚有賢愚同滯感時愛日之嘆乎夫玉與
石焚則俱燼而已布帛麻縷同則價相若也天下人材之出不
為少幸閭下加釐折之力鼓其倦而進焉使各得以及時某未
死尚可以鼓清風之作離莖釋躋思皇刊見之頌以先朱草景
星之應為閭下盛事未敢自陋也

上司馬丞相論十科是非書

同前

涇前日聞朝廷張十科之法敬讀者百過妄竊有嘆焉何者蓋
貴有權富有財而後能榮辱人能升沉人能生死人而人亦以
此奔走之故權分則坐席冷財分則大馬无色且李賢用之此
宰相當路之權也今執事官自諫議寄祿官自太中大夫侍從
官自待制而上一切分其權以與之使各獻其所知則刻心掃
迹付公器於十手之共可謂落落有大跡矣古者上自公府下
至諸侯王牧守凡僚屬皆得自辟除以從則相與於相志非有
庸庸之間也而况姑獻其所知以待上之用也哉其間細識淺
度亦以李賢用士之權為已怯篋護惜畏忌不刃與人而區區
僅得於耳目之好掌握之私而已今十科之法將收盡於群力
苟人人向公而待之以久則亦豈小補哉雖然頗有所未喻者
其法所謂上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无乃慮資格拘滯
不足以傳天下之才而且兆意於此耶至於監司科則必李知
州資序以止人充之又何謂也且內之為省郎外之為監司其

實為多其所擢用為急皆高選也異時宜有以監當人充省郎
者既而以祿薄不足養自是格不用知縣資序此特為常調者
設亦今一切用通判資序以上人充其選則是雖庸人常調而
有資序者皆可幸進雖常歷任使而非資序者終不可以擢用
也如以謂祿薄不足養則今蓋有朝奉朝請郎而其資序猶為
知縣者則祿薄不足養何可驟也如以謂絕塵躡等技之使指
則往往少成疾到不能無輕車駿馬顛仆之失是矯枉過正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不遴其人而徒齟齬以資考歲月之爛則
非特為才者之厄而雖廟堂之上造物之際亦豈能運心手於
無滯哉漢古雄以限年取孝廉唐非光庭以資考為銓品此兩
人者其為拘鑿滯泥亦無以相遠也而光庭特以妄謬取魏於
一時而雖死且不得佳諡而左雄之賢則附此益顯蓋雄雖以
限年為法而至於奇才異行則不拘年齒故廣陵徐淑年未及
舉則一問而遽罷謝廉趙建則皆不失為童子郎且限年四

雖以孰養德器而議者已病其太拘然救之以不拘年齒則猶
之經有權兵有奇也按一定之法而無少出入於其間則才者
困於資薄而不才者駕積累以平遷豈真所以扶公論哉今左
右司尚書諫館閣等官未嘗以資格問也而獨施於省郎監司
是省郎監司必陳人而後可爲也夫用資格廢資格皆僞法而
已在高位者苟有人焉則或縱或捨將一出於宵中而法豈足
膠乎然不用資格其失小用資格其失大蓋委曲附會多方以
就於法其失小也宰相用其才於上而執法者繩之於下其失
大也崔祐甫爲相未幾年除吏八百如以資格繩之則百孔千
穿何適而不爲過乎吏部主選事凡若干資序入其格若干勞
績入其格銖銖較之於此焉可也省郎監司非吏部之所得專
也廟堂之上造物之際苟不權不奇無出入以神運動之手則
是乃有司之事尔顧何以籠天下之士夫乎十科之法凡無官
人得奉者四科則其病資格之弊而爲此不膠至矣至於省郎

監司猶斤斤於資序是返不若布衣無官之人也豈不倒置哉
比日有官爲轉運提刑而適以通判資序入爲員外郎者有若
於常調知州通判而偶以資序擢爲監司者亦足以見資格之
困於弥縫也夫爲履者吳爲箕斯可也苟度天下之足而就履
則終歲無一合者矣舜奉十六相非資格法也文王用多士非
資格法也安有張十科之法以踈闊待天下之豪雋而尚守資
格於內之省郎外之監司誠所未喻焉天下之先務其急莫如
用才次莫如用勞人之才蓋有事功可見者事功之區區雖不
足必言才而真人之才否可以類觸也然則資格之法果安用哉
譬如地既坼甲均腐朽於万物之塵壤而後已曾何足以汚陶
冶之間乎閣下爲宰相爲四方所仰望於廟堂諸公同爲聲氣
宜非愛於一言者時不可失才不易得太平不難致奈何居造
化之地謹腐臭之法自輾轉於一方也哉苟惟推此以往則凡
運動之手蓋有与天俱行者非特如上所言省郎監司而已若

曰十科文具法亦非愚所敢知也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宛丘先生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與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而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爲詩其道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悅也文章蓄其變多矣惟詩獨迹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醕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必作於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

卷之二

七

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時未取而藏諸大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政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記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慮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撫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於詩句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淒風冷露鳴虫墮桑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

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
召而欲望其不葢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
知詩者雖欲不為有所不能

上丞相王荆公書

徐中丞德占

昔者聖賢相逢而其妙用之事業足以善天下傳後世者而其
德配天地而非其時不得載之行事以成位乎其中者而夫有
至誠肯聽之君而行政之專在位之久而功烈止於如此者是
皆相公平昔之所明擇而安居安居而誠樂誠樂而兩忘焉而
後以得於今日之天也其雖讚之不足以為知言其雖詆之不
足以增高論是皆無可為相公而有言也明王之迹既遠而屢
更亂世所謂千百年絕道之後而乃有聖君卓然興起於此時
視其勢且非小小之作而所謂善天下傳後世者固將日計進
而月計功旁羅廣搜以及昆蟲草木之靈智皆可以盡其才用
而不弃况於能者之力而智者之知哉某之自揣自幸又誠不

卷之十二

八

負於此時此士達而陪後列之談則足以增竹帛之榮窮而終
山林之樂則足以為易俗之倡其窮其達皆自遂如此是又無
可以為其而自有言者也疊兩死所可言而某之今日不能以
默然特見士大夫之議論而夫奉法長民者之所為其未足以
識聖主賢相之意而易此時之光陰者甚多而竊有傷焉誠恐
法之未孚吏之未虔民之未明而已移可愛之日車於義和也
夫尚人之此時者天也愛日趨功而成就之或小或大皆不可
委之天而正人之所為者也人之所為不勉不至故某近探所
聞而著為狂妄之說輒欲干聖主之聽而身賤言遠死因自進
以為當今道德之表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急欲聞此者惟相公
其人謹因舍弟應舉夫府繕寫所云之書凡兩本四策而附以
獻于相公之左右政事之際試讀而讀之果為可用幸賜一言
之澤進諸天子之前以當太平獨覽之語雖其中未必有所補
於聖朝之聰明而某惓惓之心必如此而後足耳夫以匹夫之

微而坐通宰相之書為罪一也山野之賤而敢議國家之政事為罪二也意不足以主文而文不足以明意為罪三也相公以為可觀則某之志已在三罪之外矣以為無所觀則又安所逃焉

上文太師干求舉賢良書

馮左丞

某前歲不度愚賤三見相公于許伏蒙相公重賜顧接此古人以貴下賤擢髮吐哺之義而每言於人無有信者何者相公位貌之尊功業之隆而某一介鄙士也何所取者而使相公三見而不倦哉雖然是未知某之所負而相公之所取某也士之所負必曰行義高世文章驚人某愚不能此然量所負非特此二者以見相公也培塿之高汚潢之深懦夫孺子皆能奔逐其上而游泳其中至於登万仞之崖臨不測之淵仰觀俯窺而不眩安行危坐而不慄則其氣之所守蓋有過人者尋常之士相與謀於鄉黨朋友之間而出見州縣之吏皆能閉視傲睨高談偉語慷慨不顧及一覩王公大人則勢脅於外而氣奪於中駭滅戰慄不知所措其勢然也

文粹八十二

九

恭惟相公貴窮乎公相威振於天下出殿近輔達官顯仕交出於境遠巡而不敢入謁某也遠方下國之人後進之微小官之賤無一日之故先容之藉率然而前進退拱揖不失常度語言應對無一差錯夫見相公而不懼天下其誰懼者天下所不能懼則天下之事其有不可為者此皆某之所負而相公之所取而人之所以不知而不信也幸甚幸甚今者願有告於相公願垂聽錄使其得終見其所負相公亦將有取焉某生無他長幼知讀書既長隨流輩學時文以外計之祿再上得官本非所好以為士之幸要適天下之用故前古廢與治亂之變而當世利害得失之言竊嘗究其略矣則又以士之顯名於後世不若見用於當時王符仲長統閉門著書泛切時政積千萬言其功至矣然不若主父嚴徐之徒上一書達一議奮數於朝暮之為快方先帝銳意太平抽擢英雋之時而某尚幼方走場屋未暇當時之務今天下無事百官守成雖汲昂瞻嚮自致於明時而尚何所因者切自嗟惜此者幸逢天子以

制策取天下之士區區之愚妄以求奮於此且士孰不學而某幸有志於當世之務士或能有志於當世之務而某幸天子以制策取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孰無心於制策之榮然天子使兩制大巨舉其所知兩制大巨天下之士識者無幾而某又幸嘗三見相公天其或者果有意於某欤何其幸之多也昔張說為相而張九齡房琯皆出其門當時之士以為千載之下不可復得今河陽李寶政亦見於故忠獻轉公之門縉紳咨嗟以為是繼張房之迹相公位貌德業誠已比侔於忠獻矣而某之愚何敢望於河陽然使相公之門如某輩猶不棄則若河陽者接跡而至矣如此則豈獨為某謀哉擬進策論二十首隨書上獻伏希下勅筆略賜聽覽以為可取繼以進無任皇恐依歸之至

上吳相公書

濟北先生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人言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某舉不能知徒見相公之用人內舉不避親外

文十一

一

舉不避讎近取不避貴遠取不問賤大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必用牛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昔者或未之識也昔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真宗隆政講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又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而謙遜未遑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英相見三代之盛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取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思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已之塗其耳使不得聞聞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為也雖然二帝三王之遺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而忠厚之俗離孫

吳以兵法駭齊民而攘奪之釁起并田壞於鞅而天下方困于
兼并肉刑變於文而強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云而
兩京之學衰更爲虛無不貴實効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
齊梁隋文教旣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
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然猶府衛之六廢而爲曠騎
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變而爲兩稅而唐之民卒
不獲禮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邪下逮五季王政不綱民
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蓋又百年有餘矣天下之民引頸企踵刻
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爲
以創其意則天下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
以贍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爲未也則建學官以養
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昔之所缺今或有之非以爲獨也凡以
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
公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天子亦以是深信而無

疑乃民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昔帝王之臣非有極高明致
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子之治魯誅少正
卯而齊人以其爲憂孟子之相齊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爲惑
然則非常之事固常情之所懼者南冥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
鷃從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幸不足以立
本才不足以趨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撲擻檳棘莫不各當
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虫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凡天之所
生凡地之所養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繆悠之說進焉
雖然豈敢爲囊中之穎邪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於無用失
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負且賤焉耻也孟子曰人不可無耻某
之懷耻有道之世久矣而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爲憂
則某之耻有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輒敢自
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月日高郵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僕射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所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汨沒德義不加充問學不加進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豈敢僥倖万一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中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嘗辱相公齒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予門下夫布衣之賤見知於宰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掃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足以辱此幸甚幸甚雖然某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子孫茆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享薦士之福也雖得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周公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飭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蓋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朝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有凡蔣邢茅胙祭之

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不伏惟相公輔先帝以來陰陽調和庶政具舉吏民効職夷狄貢貢其度數聲明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頤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事已缺然若無所預其功德可謂蓋百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而却客踈士固於盛致未始去損然猶孜孜訪蒞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尚挂左右之餘論况於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乎誠能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思天下尚有所謂盛德尊行魁竒俊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而並薦之使朝野内外才性各當其分无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福而天下之所以報王氏者亦當不下於周公矣輒以所為詩文一卷待命於下執事惟相公察焉

新刊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三
書

上宰相書六

上蔡司空書

魯國先生

司空相公閣下十五年前呂丞相用事當此之時其布衣為諸生呂丞相罷章丞相用事當此之時其為利州治獄掾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其為閬中令韓丞相罷曾丞相用事當此之時其為督郵曾丞相罷而閣下當軸某自常調蒙朝廷記錄脫之於刀筆之間而處之於師儒之任自念在時閣下鎮蜀某遊太學閣下還朝而某已歸蜀一迹不涉於門館一字不通於几格流落西南四千里外平生交友皆不在要路不知誰薦而得聞於左右也當此之時其感恩為如何而其責豈易塞哉昨自到任以來日夜龜勉職事庶幾有以補報萬一而才調李術止於如此所作講義率皆敷衍前輩無一言一句能

文十三

自立門戶亦嘗推究李校利病意欲有所建明而勅令格式周悉備具乃至無有毫髮未盡可以藉口獨有一事今試言之閣下少加意焉邇來士大夫崇尚經術以義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為意夫崇尚經術是矣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也前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詞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行之於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竊觀閣下輔政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鑿筆畫畫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為体立意造語無復法度言詔有司取士以古文為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儻而散語之中暗有嚴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於世臣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趣向不過數年文弊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

閣下之所願也其久不談世事感閣下屢記其姓名敢復一言
或行或否唯閣下裁之

上曾丞相書

忠惠先生

將仕郎翟某謹誓書僕射相公閣下某自少讀書至今二十有
餘歲矣獨好觀古謀人策士著論事迹竊言當世之故故嘗以
為人主不可有材而好為人臣不可功高而名重此二者其勢
必有所獨勝且苟其所獨者重則患將聚歸於一而必至夫人
主操天下隨其所欲一幸而成敗立見幸而成功其志驕矜而
不可止不幸幸不能得其所求則禍必中於宰相昔漢武帝內
興制度以誇大中國外觀兵四夷逞其無厭之求其材固英傑
絕人而當時宰相在位以十數皆相繼戮沒此其大者傷則小
者亡上者憂則下者辱故人主唯無欲好名也人主苟求欲好
名則宰相必有以當其憂而受其責者矣人臣功高而信於海
內則主易見疑名重而一世之望所歸則小人將乘間而竊入

卷之三

二

且既已致身能見於天下一有疑間而為僇辱反以見笑自詩
書以來鮮能以功名終始何者以其始之易終之難而進取持
守之勢異也故王公多以其身深念而顧畏其後以裴晉公勳
舊而卒中於李逢吉之間近事韓王佐命之臣而黜於多遜當
此時其身且不能謀而何暇及於謀人者哉此皆古人已往之
成迹不待深沈謀度而後可見也是故人主唯寄政於臣下而
守成無欲則其臣可以久大臣去名遠勢而畏眾人之所爭則持
滿而君不忌上下俱欲無為則無所與間言也今人主方虛心
屈已行寬大仁厚之政而閣下執其政柄天下皆以吾君五帝
之聖淵默而不可測夫深居淵默獨觀於臣下不微見其志慮
所嚮此常人所安為易事而賢宰相之所以愈恐懼而憂畏者
也今某請誦閣下之功而効愚衷於前夫先帝七年用兵西域
閣下位為樞府期年闢天都虜青棠破麗按日賸征發謀料敵
變化捷出一幸不再討及先帝弃世中外洶洶決策於一言之

間退而就位破姦臣跋扈之謀却帷幄倉卒之變主君既立朝廷無事不旬日而取宰相此其智名勇功天下莫能角者也詩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我儀圖之受莫助之夫仲山甫唯其有莫助之材天下雖愛而莫能助故當是時無與對也今閣下當國纔以旬月一時夙望皆委能護功自以為不及夫先名實於万人之上使人不畏其愚而畏其智謀人而吾先見疑於人此固謀者之所忌而危也使閣下優游不為固已信於宇內而振乎百世而今者竊意以為猶欲盡天下事所謂下車搏虎其為衆喜而為主則笑者也故莫如推衆人使自為之為之必可成閣下兩利而收其功使其不可然後徐起而乘之處衆人不能而後見德是上以身託重人主下交驩同列挾君以見信進不為逼退不為咎如此而後乃可長也夫明君不可以世求而賢宰相不可以人得以高世主之君而輔之以傑出之賢相則夫仁人君子所為憂之者深而望之者切而欲終始如一謂

其賢於自用而能安受及言者也觀今進言相國者皆以為得時行道其友欲閣下去功與名其言固已不足聽然竊以為得時行道幸於一旦謂常人無功者設而非所望於吾相者也進退五十篇負不能盡錄錄其半系國事者伏惟覩其大略不宣

上時相書

尚方先生

身聞古之仕者愛日非以時之不再而吾生之有涯耶夫造物者之報物以無情犯其成形者去若機動而嬰孩老耄居其半况死生大變躡其後哉得仕之日如朝菌吾何獨不愛乎雖然此特吾生之日也所可愛者天下之日尔天下之勢嘗若一人之身自墜造而至終衰且簡太平雖三代之盛皆不及百年而紛紛者特瞬息耳人生之有壯日奚異乎此然則得志於太平宜為天下愛日也昔成周之太平紹文武之成烈宜無為也然周公相與經營至於修井田營洛邑迂頑民巡侯甸撫四夷征不庭服群辟然後作周官備禮樂以成一代之法子孫之可傳

者六百餘年而繼周者百世猶日用焉夫周公之德輔成王其有為之日數十年耳而制作如此之備非為天下愛日耶漢之文帝唐之正觀開元亦成周之時也世之言太平者必誇企於此而有志之士每太息焉何則方是之時兵寢刑措民富國強更化繕法以追三代之風績此百世治安之機會而惜乎無有為之愛日也故文帝不過躬節儉下農桑之詔而已至於賈誼治安之策則不能用也太宗不過虛已納諫慕三代禮樂空名而已房杜之所孝又不能進也彷徨則久於治安之日而無能為故漢終以微弱而唐亦大亂是豈知七國之叛養於文帝之姑息而武帝窮兵之憤發於文帝之仁柔哉若夫飽食逸居孝弟忠信不修於暇時一呼而從祿山者皆正觀開元之子孫也夫有為一失於會通及其淪胥後世雖有成帝之仁賢宣宗之感槩漢唐不復振矣此何異人之得生方其血氣剛銳富貴之餘視患禍衰禍蔑如也進德修業既不足以及時名教風誼

不積於心思慮智數不足以禦變勢往來流化與衰俱至憔悴困死方且追恨昔日之悠悠弗及矣嗚呼天下之日良可愛也今之太平在周則成王在漢則文帝在唐則正觀開元之盛時也昔神考救時幾以觀會通登貞儒灼三俊以成天地之能未滋多休而蕩陵於元祐伏惟相公閣下遭變之初大節截截不可搖奪忠烈義烈上貫日月下動清議今夫子追繹元舊思與昭復重光而天心人意默會宸斷生靈動植再造陶鈞千載君臣古難一遇而閣下今再遇矣伏思平昔讀潘居東群議攻阨若無逃於天地之間求為江湖散人不可得望今有為之日其易偶耶然生化復行于茲三年矣去先代之澤未遠而道洽政治不進于成周物阜民富未過于漢唐學校既修而士輕廉耻水旱方至而民轉溝壑官冗而賢愚同滯兵驕而饋餉不繼內迫大河之憂外負夷狄之患賦性含靈莫不傾心於閣下矣夫山東之相山西之將魯衛之君子燕趙之奇士楚蜀珍木膏

不育於世古之取人以有爲蓋不一矣今庠序郡國登進而得者幾人沉於管庫縲紲隱於市井魚鹽而識拔者幾人堂下之言如鼎茂異上之敬如卻缺而得者幾人是皆未聞卓然有獻於人望者豈宰相之利勢不足以致人耶某竭來京師嘗造閣下之門懼而不敢將命者再矣日之方中冠蓋相望摩肩疊武行次而見者如堵典謁贊名分序而入旅進群揖屏氣未息而恍然趨出矣夫備禮於去來者固已如夢凡拳跼曲折請問於無下者鮮不爲身謀矣使誠有懷世憂國之士欲自達者肯屑言於此乎夫天下有求之欲何窮而有爲之機會不可失恭惟相公思君日再遇之爲難念太平之日爲可愛遺形虛己以來天下之多士示以有爲求助之誠而養其敢言自盡之氣察其所安而報以至公之去取則紛紛者不復瀆其上而門下之謁多君子矣然後收其英華以潤色太平之事業豈特伊旦專美於商周某西南曲儒學苦道遠不自振於末路竊一邑以巢鷦

鷦固自適矣然念流形於治世者雖丘陵草木皆薦其材實以效生成某涵泳聖化行且老矣帶本致養獨貴於万物今治行將歸去國萬里它日雖欲自達且弗及矣竊自以爲宰相之職在正君在知人在明義因撰相業論三篇以修左右之贊且茅之爲物薄而君子取之以格上帝以其可以薦誠意也不龜手之藥賤而楚人得之以封侯以其所用大也雖然某之區區欲自致而懼弗及非幸於有取者惟閣下矜其眷眷焉

上張丞相書

王臺先生

中書相公閣下賞讀書稿觀古之人挾道術以進爲於當世雖所遭之變不同而其安危治亂嘗起於君子小人造次進退之間然自漢以來君子得安其位者嘗少小人得安其位者嘗多方其乘機投隙二者角力未知勝負此正幾微用智之時而世之君子方且區區守正道而不知以權術應之是使權分於小人而卒爲小人所勝未嘗不憂然而歎蓋位者君子行道之具

而權者所以為利用得其位用其權而道於是乎可行皇極稷
契伊傅周召所以相其君而功高當時名顯後世未嘗不出於
此而世俗之說乃曰道以位而後行君子固欲得其位矣既得
其位而言合則從不合則去道之廢興蓋有命也何必權是大
不然且以一身為繫者不以去就為之累以天下為心者必以
得行其道為足以解憂所謂權者非私已以自便枉道以事人
者也資之以行其道尔西漢之際諸呂用事陳平以為憂陸賈
從容言曰將相和調則仕豫附上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
分故陳平交歡絳侯以圖諸呂彼呂氏猶以平勃之為已而不
為劉氏也雖然陳平絳侯皆以社稷為心者故其權易合使其
不幸而又有小人焉則如何君子亦用術以持其權使之不
為小人所勝而已古之聖賢有無其位而不得行其道者固多
矣有得其位而權分於小人亦不得行其道者蓋天下不幸君
子小人並進君子得君小人亦得君而邪正之相形忠佞之相

間無術以持之則邪与佞必勝張九齡陸贄是也方李林甫裴
延齡皆以辯智得幸而二子者務欲以口舌爭之終以不勝二
子之去其於去就之分固無負而欲行道者何賴焉是以一身
為繫而不以天下為心者也是無術以持其權者也昔狄仁傑
蒙耻立朝方邪佞得志之時一切順適其欲而使之不吾已陰
進張柬之等以為腹心小人之權漸去而不自知而張柬之等
卒能有功故後世頌之以仁傑為多嗚呼不与小人較於邪正
忠佞之間而薦引善類以陰消其權使之不自知者是權以勝
小人之術也恭惟閣下以至大之氣行至正之言自歷臺諫權
侍從外政府皆以剛方不合小人而去其身屢折而氣不少衰
頃者大臣竊權以私意賞罰天下力引朋黨相与為敵欺以或
風俗天子嫉之起閣下於南荒復還政柄用縉紳之公排群小
之異音而遂倚閣下為相命下之曰士大夫釋然相慶雖市井
芥民田天野老莫不歡欣鼓舞翹足引領望德澤之下流也賞

竊謂閣下雖為相而小人未盡去此正權以勝小人之時天以一身為繫而不以去就為累閣下前日行之可也以天下為心而必以得行其道為足以解憂今日所望於閣下者當如此恭惟閣下優游不迫以外釋小人之疑登用賢能以陰消小人之勢磨以歲月之久則天下之權自去而不之竟曠然大變以底於至治此天下之大功也今天下雖名為治乎而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良皆望於閣下而未獲者閣下其可以已乎某西南之鄙人而州縣之賤吏自崇寧初擢第是時閣下在政府例得拜伏於前蒙以桑梓為憐而獎之未幾閣下流落江湖而賞亦流滯州縣輒不得伸今閣下大用矣賞輒不復自弃取布腹心惟閣下圖之

上朱丞相論王霸書

賞西蜀之鄙人平生名迹亦似為相公見知者宣和之末嘗在京師屢得瞻望英度已而世運艱難相公倚乘風雲致位宰輔

安劉氏有平勃之功興周室有申甫之業夫天下嚮嚮想望太平而賞辭在遠方不能少效尺寸以佐下風卑情東嚮惟有依歸輒有今日利害短見相去万里道路梗塞所遣去人未必能達故不敢具其詳姑陳其略賞聞時可以王而遂王者光武之興是也時未可以王而霸以圖王者吳蜀之害據是也方光武安集河北是時群盜赤眉青犢之屬動以方數海內散亂民思得君如赤子之仰慈母鄧禹說以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復高祖之業光武用之遂定天下蓋知時可以王而遂王也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孫權欲送質子周瑜定議以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足用可以韜勇抗威以待天命而孔明亦向劉備言曹操難尚爭鋒孫權可尚為援其後赤壁之役協策并力以拒曹公一戰而勝天下鼎分蓋知時未可以王而霸以圖王者也鄧禹雖兵敗於赤眉威損於榆邑而中興之功猶為第一周瑜孔明有一不死天下亦未可知愚謂二子易地則

皆然其王霸之略不同者時焉而已今自夷狄稱亂天下左社
主上即位南都轉徙吳越于今八年宗廟社稷未有定止朝廷
庶事率多首創賞遠在西蜀又愚不知廟堂大議凡所以去為
者王耶霸耶竊惟祖宗仁恩德澤幾二百年在於人心固結不
忘主上天錫勇智遠邁漢光相公王佐之略在鄧禹上因人之
心再造王業蓋亦不難敵有大小勢有險易賞之愚計竊謂周
瑜孔明之議亦未可忽今跨有吳蜀之地但當先定其規模使
上下一心內外同力以觀天下之變不出十年可以得志伏惟
相公留意而思之天下幸甚

與趙丞相書

同前

僕射相公閣下竊嘗愛唐史善論房杜以謂王魏善諫房杜與
其直英衛善兵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而已無與焉平之
天下後世言賢相者稱房杜善藏諸用也竊觀閣下待人以
誠表裏洞達謙恭下士不忌不克當艱難擾攘之時收攬豪英

文粹卷之三

八

定天下之大業者惟此道為能彼有自矜其長果銳輕設謀夫
策士疑而不用則功敗名毀身亦隨之亦閣下之細耳今閣下
在位海內之士莫不延頸企首願效其區區惟閣下恢然之度并
包容谷合奇集智觀變而起則功業可成國耻可雪寔天下之
幸也竊惟天下有自然之機智者因而乘之故易有功若機之未
至也雖氣力足以率而智者不動也勾踐棲於會稽迨及復國苦
身焦思志欲報吳蓋七年而求奮范蠡大夫種之徒以為未可
又十有餘年吳為黃池之會乃一率而敗吳再率而亡之其淹淹如
此蓋待其機也宣和之末天下又平夷狄之禍一旦而起京師既已
不守而四方群盜如蝟毛而奮以塗炭吾民主上嗣位越在南
服夷狄新得志金帛子女充足其欲而中國之地彼固不能不
也立楚不終復又立齊齊人蓋背北面於我中寔不安而傲睨
淫肆若真叛者徒徵楚人之禍救死而已執事大人曾不慮此
皆習其尊大之勢抵掌抗論平僭偽攘夷狄此聲嘈嘈於四境

天下之禍日深而所謂機者墮於渺冥莫之能見也為今之計
訓兵蓄銳拊循吾民以待其機此最上策閣下以為如何

上黃相迂都議

柯勝先生

去年春寇亟至城下將相大臣皆謀避寇是時惟閣下獨以為
不可於是淵堊不果出而虜乃退至冬虜復來朝廷持戰守之
議是矣然不能踞城外數舍之地列屯寨深塹壘亟使虜騎竟
薄城下其城之不堅非守之過特以守者不也遂使士大夫之
全軀保妻子者以為虜當與和不當與戰言曰言曰二聖播迂
皆前日不弃三鎮者之罪也比年以來學士大夫氣節不高慮
事不熟謂捐三鎮可以弭禍而不知乃所以速禍七國削亦反
不削亦反蘇峻召亦亂不召亦亂則欲割地以弭無厭之虜而
冀胡馬之不來不已踈乎戎獮之禍芽於李邦彥熾於王雲王
於耿南仲父子而成於李擢此有見之士所以齟齬而怒罵也
虜以往年十五日濟河而朝廷以初八日始召百官集議於延

和某非不知胡行如鬼其勢薄矣雖不捐三鎮猶無一也廣廷
大議謂言弃者十八九特不弃者十許人耳朝之執事者乃以
某勦敵不弃之詞利害明白置在諸人之右淵堊是之特賜召
對某之心豈暇計虜之強弱而為之說哉其所以為國家謀當
如此彼計利鈍較強弱姑曰以紆目前之患則近日賣國乞降
爭為戎首頑彘不巨徼福異姓者皆是也且虜豈真健者哉謂
秦無人故以威劫之耳使有一藺相如握璧睨柱劫三鎮不可
劫以河為界又不可彼又安能誕二帝之出取宮嬪宗室而北
乎城雖破矣使有一田單者易亡為存搃壘而守排卷而戰病
夫可使跳躍以搏虜婦人可使齟齬以用命彼虜雖強又安能
徑入吾城乎兩宮雖出矣使一仲連者不肯帝秦居調護守管
籥者取天子之璽綬援東宮而立之否則擇宗室之賢握兵於
外者而推尊之於遣使告虜人曰敝邑之士大夫死而死耳若
易姓改號非弊邑之憂也願春宮如法章者在內宗藩如代王

者在外非此立也而尚誰立敢以告執事儻執事者不吾誠提
匹夫之手坐黃屋之下則自代邸來者請以兵見矣宗室之立
群豪倚之非兩國之福也如是則情奪矣彼又安能帝楚乎嗟
夫某屢爲謀國者言而終莫之從也茲事一失令人憤咤今又
復有迂都之議某安得不爲閣下一言乎某竊嘗妄商古今之
勢寇可避都不可迂夫三鎮不可弃三鎮者中都之根本也亦
都不可迂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有中原則割據中原者正統
也割據者霸統也諸葛亮之奇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驍
勇而不能抗朱溫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人特劫劫
然一方之霸者其何足以當中原之強大乎尉陀謂陸賈曰我
不居中原故至此漢高祖曰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不得中原
之地而王之雖有豁達大度英雄神武之資蓋不足以一天下
而臣之也若今昇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原數十州之地孽
虜長驅放羊天混則山東秦隴京西淮南之生人盡矣使中州

之士如王猛張賓蘇綽之徒謀得行說衛律李縉之徒致其
死不知或者之議謂金陵可以居乎儻薛虜之計不知出此是
豈不爲四方英雄豪傑之資乎春秋時楚人大飢群蠻叛之申
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板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
往則將秦常以萬騎陣肥水矣拓跋氏蓋常以萬騎絕淮水矣
昔之知天下大計者必先定計於我而英雄寇賊不能劫而奪
之也曩者虜劫三鎮朝廷諸公低首下氣北面膜拜而爲之劫
畫河又輒劫二帝又輒劫宮嬪宗室又輒劫金幣又輒
劫此蓋計不先定而虜得以劫奪之也使天下忠義憤罵之
聲嘈嘈然滿天下今吾避虜而迂非畏劫而何是使天下忠義
憤罵之聲復嘈嘈於後日乎某竊料今日之勢尚有可爲者詔
大將出朔方詔一大將出河東集士豪會鄉兵酌險易相原野
其關可以控遏某地可以溝塹某處可以設伏某水可以限隔
列屯而居扼險而守然後朝廷視虜之遠近以爲進退觀兵之

勝負以為出處虜來我去虜去我可守有避寇之名無喪地之實歷考昔人避虜而遷都未有能復振者也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列坐畏秦遷于壽春皆趨於陵夷潰敗之域唐則不然天寶而下四世避寇未始遷都為自蹴絕滅之計故雖數遭變亂而不亡使蒙安史之禍而亟遷焉則唐亡久矣又安能至於天禍而後已哉突厥之難議者欲遷楚鄧而太宗不可吐蕃之逼唐人欲更都而郭子儀不可若是者可謂知天下大計矣惟閣下能定天下大計故區區之私輒為天下公言之

上呂太尉書

固窮先生

某嘗謂治時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人時有慶與法有利害人有賢不肖此三者百王不易之理治亂安危之所由出也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无不可行之法而有不可用之人是以古之君子進而撫世觀時變通而審吾所以扶衰救弊之方非法

文六十三

十一

之難而用人之為難切觀熙寧之初與滯起廢典章文物大小備具閣下親與神考左提右挈刻削蠹弊而更新之自是以來季者溺於私意三十年間一時人物更五六變方紹聖崇寧大觀時孝士大夫皆幸公之不用海內惜之而其私為閣下慶者以神考之經制作法遭世難險與時消亡而閣下之慶與用舍隨之同時謀謨輔弼銷磨及矣閣下獨康寧壽考屹然為故國世臣天其意者豈非以閣下被遇先朝固欲與熙寧元豐法度相為存亡而留閣下以復起之耶以今之視熙寧元豐人才進退孰賢孰庸法度綱紀孰執孰弛主威因勢孰強孰弱兵民財食孰登孰耗起閣下於閑退之中必將賦之以政所以為此者也夫以神考之厲精閣下君臣之契與名卿才大夫先後左右如以石投水然猶排去異議賞罰利害幾成欲毀如此其難而况覓其尤難者哉其聞之道路小者不可悉而大者姑致其一二爵祿名器人主操柄比來冒忝頗衆高牙大纛剖城置邑所

以樊王功而今例以恩澤得此一難也外戚之假寵借勢參預
帷幄新進書生翕然歸之此二難也樟頭鼠目子不顧分義專
務行險以詆毀前輩開然成群勢難與較此三難也財匱民困
邊鄙空虛上下公爲欺蔽下之情不得上達此四難也夫此四
者時之極致法之至變一朝而益革之則懼吾身之不安而不
能以成功坐視而莫之恤則恐其滋蔓而卒至於不可救前年
自門下擢廬江何公爲左丞相然廬江公長者也知因時而不
知正法往年自南方召清河張公爲右丞相然清河公勇於救
弊者也能正法而不先於用人故其謂今之世變法弊甚於熙
寧之初一朝天子赫然指是四難者以付閣下而聽所以爲不
先登進人材植立基本未易輕議也恭惟閣下少負英偉奇特
之氣自入仕于今幾六十年練達世變中間榮辱得喪所閱多
矣今也年高德邵心平氣定乃落華取實之時使之得位必更
工於其初則廣收英豪建置忠良基本立矣然後可以有爲此

某區區畎畝之懷所願一望見而一發其憤也昔唐自肅代以
後藩鎮盛強小大各擁兵專制莫敢誰何憲宗用贊皇公爲相
一日易三十六鎮無敢動者至其子德裕才略智謀無出其右
爲英肅所忌流落不遇逮晚節武宗英斷用之出其緒餘期月
之間平太原取澤潞異時驕將叛卒指呼顧盼畏懼震怒如召
奴隸二李奇略因難乃見而其謂方天下業距事叢時皆得真
才如斯人者仁之復何慮哉我國家奕世承平宏規遠摹度越
千古以主上之聰明獨斷聖德方與固非晚唐之比而閣下德
望視贊皇父子無愧而遭世文明過之天將復興於此則衆建
君子而用賢於四難者斯適其持也若某者愚不知分輕犯交
淺之義亦惟閣下始終察之而已

上張相公賀克捷書

新安居士

某咨自頓首再拜上某官伏審致果得雋全師奏旅凱之旋舍
爵策勳上賞寵文階之冠國勢增重於九鼎廟謨東屬於一篲

朝野歡娛君臣和樂恭惟其言授書黃石而孝友兼備得蒼青
錢而氣節益敦登建炎石補之天取紹興龍夾之日方中原境
土未復請身督戰秦隴之間會仇敵輸馬不還敗績哭尸於燕
雲之外四川一陝草木皆知其威名九夷八蠻君長必問其年
紀或者昧遠而見近士有妨功而害能紛流四國之言噴滿中
山之篋周公不失其聖雖既破於斧折仲尼無得而踰又何傷
於日月於用捨去就之際應消息盈虛之時雖邪說淫辭塞大
道之行而主聖臣賢為敷天之福千載之遇一德如初回禹迹
於狂瀾之餘揮郅斤於汗顏之後營形勝要害之地沈心精術
微之幾入而謨明弼諧則稽古之臯陶出而陳師鞠旅則顯允之
方叔盡護諸將洪濟多艱輔弼維使不知行李往來共其乏
顧逆齊父子總以一十年之禍敢睥睨乎江都而累金上下濟
之二十方之兵輒跳梁於淮浦我武前定王師有嚴音正運乎
惟鱗之中滿綴玩於股掌之上寶壙寶壑實寶籍奉而措者

皆自治之宜如江如漢如飛如翰奏其勇者有莫禦之勢商號
汝穎鼓險而群醜虓魄濠泗廬壽出奇而二鵠竦魂一戰而取
遏劉之威屢棟而大攘狄之列蕃異錫圭之寵獨高指獸之能
若濟巨川作楫楨中流之夫譬如平地為山勉一篲之加以至
盡大公之心開眾正之路以天下而籠天下以寰中而應寰中
察是非毀譽之亂真明賞罰政刑之允當俾大國之必畏移上
帝之居款于以迎歸二帝而盡晨昏之歡于以還定遺黎而出
塗炭之苦有獻元結中興之頌永懷吉父清風之詩然後視富
貴如浮雲脫功名如弊屣奉王母以高舉傷義皇而遠遊載雲
旗而駕八龍飲沆瀣而滄六氣享千二百歲廣成之壽居上元
六合真人之宮人何慕焉古無右者其罪矣一斥流落九年放
馴鷗浩蕩之波因毀室漂搖之雨如墜溝壑若迷虛空回不堪
憂朝譏欲死聖君念濟河而有同心之舊尚或託憐相公欲持
綬而施舉手之勞初自疇昔茲其時矣誰曰不然耿耿精忠懇

戀君父老矣無能為也安敢僥倖以他求哀之其亦命歟止觀
保全於晚節黨生還於鄉國圖報於壤泉所得如斯受賜多矣
因對揚於穆稯幸略陳其區區顧忍須臾以希方一熙春研媚
浩氣冲和更請攝調以副瞻詠路遠書啓難通謹具咨目少申
賀誠兼希觀相伏覲鈞察不宣某咨目頓首再拜上

與張相公手書

同前

其頓首再拜上某官即日庚暑蘊隆恭惟督戎護將之暇神明
叶相鈞候万福某初聞車乘為川陝視師之行閑外不知軍國
一時事機唯是憂江淮捍禦誰其當者徐聞改轅運筭江上如
此則行闕無虞矣襄陵上流自亦不妨飛檄指揮夫金虜之情
偽剗之計當不出相公目中彼已之審機會之從形聲之神勝
負之慮必已先物而默運命令諸將使之應權合變無落姦便
於交綏進退之際此區區千慮之獻也比來韓劉二將獲捷擒
生督府以俘囚放罪送軍中使喚仰服善籌自是遺民携彼而

文粹十三

十四

懷此中原不勞而服也如聞韓既勝而又追之此戰勝之所戒
韓乃犯之賴國之威靈相公之忠赤神物護持幸免耳審如所
聞相公緣此遍檄諸將以警戒之否其它如往日側聞議論於
左右者諒無遺策邏覘更願精審今夏兩澤應期田疇可觀已
有豐稔氣象昔講武類禡之詩蓋頌武王能保有殷士克定厥
家以當天意故其詩曰綏万邦婁豐年主上仁孝願治圖復境
土相公慨然堅金石不可變之志為衆人所不能為之事冒大
寒暑困行李以為生靈斯足以上當天意矣上天悔禍茲其時
也願相公勇猛精進克順天意以畢中興之業若夫其間已之
所行人之所望更願加意昔仲山甫將王命明若否以中興周
室者不過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獨保身而已蓋曰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非枉道以苟全其身亦有仁義焉爾相公今日之
仲山甫也某追憶相公去年六月所惠書詞有傍觀側目皆有
機心衆口鑠金是非莫考求全之意使人不志之語故舉揚仲

出甫一段以成相公之美非有所聞而為說惟軍事倏忽之餘
竊幸留賈焉相望數千里之遠無從面展筆舌不能盡所欲言
聊寫一二少見金蘭之意而已矣它乞慎暑強飭勉進肉食貧
助氣血以惠生靈此天下蒼生之願不宣某頓首再拜上

別幅

同前

某頓首再拜某區區已具布右幅承徧按諸帥大軍隨自整治
俾順人情仰見高明以順推之何往不利今日使當事者人人
如此中興何所患相公平寇之功實不易就大抵忘者畏人修
耳趨召出於眷意相公忠赤所致雖委露章烏能遂退志耶幾
微之來不能盡察此誠然某願相公加意周防曷謂周防防
其可防不防其所不可防衛武入相于周以禮自防是也若曰
每念至此憂患不堪其謂周公所以仰而思之坐以待旦蓋其
慮患也深相公憂患蓋周公之用心思其艱以圖其易將至焉
願相公加意於用人之際察其所以而用之無使射羿之徒得

五

以則間然後盡相公所以事上之道成大忠洪休烈死生之際
不足道也今日國勢如綴旒相公忘親為君忘家為國神明扶
護天其或者輔成在公某之忍死林壑拭目以俟之尊夫人以
次且留蜀徐為迎計所以承志也甚善甚善安問計絡繹鳳毛
壯實靈利大可喜天之報施忠赤也如此賤累諸兒一一辱流
問荷荷一侍列拜起居別後每相聚甚奉思也獎借之人亦然
蒙寵寄川藥四種賜茶數品皆羈孤夢想不可得之物拜嘉感
刻無窮某頓首再拜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

上宰相書七

上何宰相書

梅文安公

某嘗聞事不難無以見君子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若是君子之
者非必苟異於人也居無事時眠聽食息語默步趨人而已矣
惟世有危疑擾攘之變人輒顛忌震駭氣亂而識不明首鼠兩
端惛惛不決所趨舍吾獨正色耿耿辨是非不少貶卒使它議莫
吾奪方乘為改心事定功成社稷有恃然後人知此君子為可
尊耳雖然道之有君子有小人猶一氣之運有陰有陽也陽者
奇陰者偶故世之君子嘗少小人常多即千百人中得一君子
焉非直可尊且可慮何以言之昔者成王踐阼之初承文武之
遺業治商之遺民命令因威未素信於中外而周公獨以公心
直道冒衆疑而攝其政則將設官分職制禮作樂頒度量開明

二十六

一

堂以一天下而朝諸侯意非不美事非不章矣然而四國謗之
成王疑焉為周公者方且如鴟鴞之譙其羽而左右莫之翼方
且如狐之跋履其胡尾而進退有所難語迹之危亦既甚矣而
卒能履赤鳥被袞衣不失几几之安大慰公歸之望者豈徒曉
曉之音遽得以自明哉是時在廷之臣為保而賢如所謂召公
固嘗為之不悅矣能以智率人如所謂周大夫固嘗為之惡四
國矣又嘗為之刺朝廷之不知矣其次如諸史百執事之衆又
嘗為之噫歎以信金縢之事矣夫自賢而保智而大夫衆而諸
史百執事一皆凜然变色辨其忠義不可誣而旁敢流言以厚
誣公者管蔡商奄數小人而已是以天之威不得不為變動而
成王之心不得不為感涕而悟也向使是時為保為大夫為百
執事者類皆委靡邪佞助為險膚以誑誤上聰則公雖聖也其
能免投杼之疑乎事之幸不幸固有如是者矣豈不大可慮哉
曰者群小朋姦相為表裏蔽虧太上聰明種種妄作自恃根株

運結未易動搖。藐視外廷，略無疑畏。一言近正，便以異論目之。斥逐摧沮，力示來戒。由是僅存以幸。貴者率一時縻懦童駭之流，習侈養諛，相謂得計。一朝寇至，則禽驚獸逸，無復君父之念。幸未驚遽者，亦輒內顧無食，無兵闕然，唱行營之議矣。想見當時事窮勢迫，如值滔天之浪，人力弗加，惟思走避，非有巍巍堂堂具神禹之智者出而當之，民其魚驚矣。矣語功至是不在禹下，清議昭然，無可慮者。獨聞抗論之始，頗面折諸老生，虜知中國有人，或深畏其用事，每一念至，中夜數起，切為天下危之。願雖破量汪洋心事，卓犖大任，所屬神明扶持，汝非小人可諧可害，特為天下過計者，未能釋然無慮也。恭惟某人以孟子浩然之氣，運夷五吳天下之才，蚤踐華塗，已隆偉望。若據忠藹藹，負不顧身去國累年，汲蓄彌厚。迨膺顯拜，倚副具瞻，屬賴指縱，尚勤籌帷所冀，行智勇於功名之外，立威信於兵食之先。比君子雖和而不同，馭小人雖嚴而不惡。前此見幾而作，愛莫助之，於是善

文三十九

二

刀而藏維其時矣。某猶介無狀，雅荷眷私，當公有為，恨身在外。今者誤蒙除召，將遂承教門闕，以寬疇昔之所慮也。敢贊此以先伏望鈞慈俯垂鑒念。

上吳少宰書

李忠愍公

某竊謂公道不行久矣。賢俊老於孤寒，爵祿私於權貴。雍容軒陛者，顧乳臭之未除；翱翔臺館者，曾丁字之不識。假包苴以為進用之階，佞官寺而無廉恥之節。其如此輩，穢我周行。凡有識知，莫不嗟恨。間有剛方純懿，端亮恢達，英特之士，才堪世用，德符人望，勢冷援薄，影沈聲匿，或廢於林泉，或落於州縣，或陷於黨予，或註於典刑，或委於空閑，冗散無用之地，翦剔松筠，珍貴蒿棘，吁可歎哉。比者犬羊犯順，中外騷然，國勢元敝，皇威不揚。上皇憂之日，召廷臣咨求至計，往往杜口結舌，流汗相頤，惟閣下首決大策，援立聖明，離位中天，万物咸覩，固足以慰生靈之望，挫夷狄之氣，傳國家億萬世無疆之休矣。天子慨然登閣下

於揆路蓋欲整頓朝綱收還威柄疏煩擾之令損苛刻之政斟酌祖宗休德以飽元元則夫近參獻納遠扞邊垂或觀風於一路或專對於四方以至臺省寺監之司郡縣之職尚多曠乏豈不以人才為急其河朔之鄙人咀嚼經史組織文章積有日矣牽絲之始作尉北門抗塵走俗殆非夙志側聞皇家廣張科目鉤致豪英遂藉舊業復試有司持衡者過謂斐文無近時龍蠶裴芥之氣摧真選首即蒙朝廷以儒館處之未幾以道經稟闕罪其初得之不以勢不以利不以親戚故舊其罷之也又不以罪待命半年未蒙收錄雙親垂白二兄三弟既有婦又有子矣血屬二百指朝夕嗷嗷曾不得一飽雖非前所謂松筠之比者其美業智慮豈全落衆人之後伏遇妖氛弭戢朝路光明公道復行人才輩出而貪庸險佞者鉏汰不暇素負卓犖之行忠鯁之稱者雖困躓埃塵謫伏煙瘴汲取涓用靡聞虛日此某所以撼頭自許不卜而前也惟覬閣下博采輿論俯照羈蹤無使一

夫有失所之差四海有不滿之望實寒士之幸

與史相書

蘭陵孫公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汙之地矣共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於數千載之後新天子踐阼大丞相登庸咸會千齡親逢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聖制之所褒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者亦已畢陳於前某執薦一得之慮庶幾有補於萬分相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中原陷沒八葉皇族二百州生靈皆被其毒而御營司劫寨太孛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共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於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益衆相師成風投杖斫掌踊躍用兵或欲折尺箠咎其背或欲請長纓曳其頸或草檄書壁罵或折辱其使者以快一時之憤顧不壯哉而激怒強敵挑鼓兵端誰當任其禍者夫強弱衆寡之勢如東西白黑

三尺童子皆知之矣度長挈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
旰之憂赤子肝腦墜地之害又須人主屈已遣使尋盟有司聚
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廢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銳卒矣
當力選驍勇之士教習氣械待其精儲峙金穀待其富皆國家
間暇無事之所爲一朝一夕之所能辦而當政用事者多矣次
選序進無得吾者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泛泛然如寄客視
吾身且不自保安能拂衆人之情來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也
又自度它日之禍未必及之故不若雷同和附寄之後人今者
相公以潛藩之舊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奉世譽之何所加幸
世非之何以損倚注之重屹若巨石不可搖動某所謂寄之後
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啓事所陳以爲分莫大之憂非所以爲
寵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於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
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帝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
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帝於是幡然趨駕漢中張良因勸
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
弱爲強抗項羽亦明矣其後何薦韓信拜爲大將良請遣使連
英布分地王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
之迂蜀燒棧人見其趨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
計已定於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
乎某老且死尚饒饒獻其愚者它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
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冒威嚴汗流至踵

與范丞相書

同前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召歸中司候伺造朝馳書贊喜免
何觸罪罷去携挈東甯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以姓名通於執
事大人之門乱定親舊移書訪問生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
不覺欣然拊髀而起退而裁書誦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
成復毀至于再四卒不獲已願效其愚其竊觀崇寧以來士大
夫徇名失實皆煇然不適於用其派至於靖康建炎極矣救今

日之乱且置元豐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為者急起而趨之
如極焚救溺不然龔常祖故以乱救乱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
四夷侵暴群盜相挺而起所宜尊寵戰士以效命致忠而賈讓
董以言章嶺斥於清流之外激怒英雄蹈白馬之覆轍時危多
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於王朝而詹又以恬退蒙恩
獎進學士以固士大夫全身遠害之謀財計之臣惴惴然恐以
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饒通監書最罷運使何其緩而不切
也防江置使防遏又置使州帶鈐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制置
常州小部安撫司使臣至有百余輩官乱民貧賦宣和為甚而
取天長江陰為軍尤為無理兩州既失兩縣租稅之入兩縣又
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拊聚祿廩拘置公使獨任一州供億
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為也某去秋守家湖上居蘇常
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錄公私材木以為
戰艦毀撤廬舍以廣塚塹斬伐丘墓以荆樓櫓掘地陷馬編木

為大校率米為糧歛錢犒軍掎取縉帛為袍襖之屬凡戰守之
備脩築士遺而民力亦盡夫盜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凡前
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應詔旨下以疑誤邦人故吳
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太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
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為
而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虜方鄭
吉劉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是防
江本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散而為盜虜已去又招安為兵既
往之敗可以為鑒而劉先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士實其禍
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廟上
之言諫垣論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以天下宰居
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二
患未去則四夷倡狂群盜推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
未易以歲月定也靖康之初大臣樹黨奔捐官爵如用泥土而

妄言無行之徒上書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則誑誑君父謗罵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與訛造訛更唱迭和鼓惑群小激怒軍士馴致錢塘伏闕之變以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為寃皆此輩為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人言而罷之明日用某人言而黜之凡所措置曾不得一舉手俄而邊遽上聞則又以罔功之罪攻而出之矣是其言果出於正邪此賣直釣名於一時而陰欲進其所厚善者尔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群言亂正必致誤朝之譴然則奈何羸秦之亡也劉項相距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群策雖麾下騎士亦時時問邑中賢豪至於駕馭群臣則踞床洗足溺冠騎項所謂盛服先王諫諍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臣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間或借箸於食前或排闥於卧內附耳而談躡足而悟如

疾痛可淫功於肌膚手足不期而自至故能蹙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勳彼其伏青蒲冠解冑澆澆然陳說詩書上章謹謹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為將帥言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今拜為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為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為護軍而諸將盡謹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不為用用諸生則不能聞而尾生孝已之行又亡益於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貴宰相以扶顛持危之效而公車北闕之章白簡皂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為相公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訕革去淫名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今日用某人明日行某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勾踐之信種彘嚳齊奚之信管仲凡迂闊難行之論謬悠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於其間庶幾有立於天下而大慰民望不然去就自

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某更有深於此者而不敢言也

上時相書

定庵居士

月日具位陳公輔謹裁書再拜獻于相公閣下公輔功聞天下無事好更易者謂之擾民非安民也天下多事樂因循者謂之昧亦非識變也今國家強敵侵邊中外凶凶不可謂無事豈宜樂因循哉執事以非常之才立非常之事伊周無過也天下延頸舉首日望惟新之政而數日寂然不聞亦恐已有定謀但遲遲未發然以勢觀之以不可緩試為執事言之夫治天下之具不過二者曰人與法而已法足以治人足以用則天下不復有危亂之憂今日之事至此必以法有弊而不足治人多姦而不足用豈不思所以更易之耶茶鹽賦役征求古出爵賞紊亂紀綱濫壞皆非祖宗之意法之弊者未易一二數今縱未能盡取而更之且當下今議因革損益之所宜以慰天下之望至於人之懷姦蔽惑一人聰明而背公營私偷合苟容歟然於民為該

天六十四

七

國之大者亦未可一二數此豈可不盡其罪而在逐之哉伏望執事奮然有為以身任天下安危日与今天子審擇明辨斷而行之為定宗廟社稷之大計毋或拘於小節暗於大經慮違道君皇帝之情也况道君皇帝剛明勇決古人不及感悟前日之事已下明詔痛自克責所謂聖人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若天子以今日之事所當更易者重而行之無不從者是乃所以為帝王之大孝也如或執事未欲獨發此議更當与同心協德之人謀之不然擇士大夫中有端直鯁亮能言天下事者置諸臺諫使天子日聞嘉謀讜論法之有弊革而新之人之多姦鋤而去之如此人心無不悅士氣無不振內外一心遠近同力因以講守戰之備則豈不可以勝夷狄哉然後擇一能專對之士以禍福利害感動之彼知吾中國法既足治人既足用其勢必不可侵侮豈得不聽從哉以是講和可談笑而定矣人皆知夷狄為可畏以公輔之所見似不足畏將

在圖之於早而已古語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執事深擇之公輔再拜

上宰相書

陵陽先生

某幼而喜爲文至今二十年矣於文無所不觀始誦其言中探其義卒明其道其言則自簡編以來凡可以使人駭心動目者皆是也其義則李士大夫類能言之矣故缺而不論而獨論其道焉夫文何以爲者也聖人所以探深索隱而化天下者也是故神而明之者君也輔而翼之者相也鋪而陳之者卿大夫也而士不預焉夏商以前其文逸矣然見於後世者非必羲堯舜禹湯之所爲則臯陶益稷伊傅之所作也當是時不聞有卿大夫以文顯於世而況於士乎彼非有所不能也文事興於上則在下者無事於此也今夫易之卦爻則是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者也詩之風諭則是聖人所以移風美教者也書之訓誓則是聖人所以敷號敷命而春秋之紀事則是聖人所以勸善懲惡

文公四

八

者也此數者皆聖人所操持以爲化天下之具則士安得預其間哉周衰開物成務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彖而象之勸善懲惡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筆則筆削則削以至移風美教之道不行而後三百五篇定焉敷號敷命之道不行而後百篇叙焉凡孔子之所條皆上述堯舜禹湯而下述益稷伊傅以示後世而已非有意乎自爲文也後之學者不求其道而求其義不求其義而求其言求其言者斯爲下矣而向有不能盡則其於道豈万分之一乎嗚呼自六經而後文辭何其多變也其源皆出於六經而浸失其躰是故李彖象者其流則爲論爲義李筆削者其流則爲傳爲記李三百五篇者其流則爲箴銘賦贊李百篇者其流則爲表啓疏檄又於其間增之以浮夸雜之以靡麗則文之用於下者多而施於上者寡矣故後世工文者率皆布衣窮居之士而時君國相以是爲虛飾凡先王所以化天下之具至是而爲一小技尔豈不深可惜哉宋以文德爲治今

上者文益高赫赫昭昭已高出五帝三王之右矣又選於衆而用相公伏惟相公以大儒經世之文當元宰秉鈞之任以昌言則益稷以賡歌則皋陶以對揚則傳說其設之於政事則又兼前代之軌模繼遠方之瞻聽蓋道之不行千有餘歲矣於此時而吾君神明於上吾相輔翼之於下則是万世之一時也以今準古士雖無預於文然上既責李者以古聖人之道而士因於餘習其文不能近六經至有漢晉之弊有志之士咸知患此而獨未有推言之者其不佞以爲當万世之一時而不言則古道當何時而興耶方今去夫子已千歲而去夏商則又遠矣如欲恢復古道必將自其言始使立言者其躰相近六經則於道或得其一二下焉不爲漢晉之文上焉有以助吾君吾相化天下之道其非小補也故嘗著書八篇粗論其事既以上登聞矣又以其副獻諸相公竊觀自漢而下雖世所謂賢相特以簿書期會爲急未有及此者也惟先正王文公數爲神考言之則某今日所望於相公者豈淺淺而已哉某一个介之鄙儒叔藝充以喻人前歲上書詔得附試是時相公位在黃門事之本末所具見也聞之道路獨嘗厚借一言之重然而命窮力薄旋觸聞罷今二年矣而猶茫茫未得入仕之路誠見有道之世然毫之才皆得收用故未分深潛遠引而復爲今日之幸則今日所望於相公者又非前日無意於人材者之所爲也昔王文公之爲相也諸生有徐禧者著書數十篇言時事文公取以聞上而官於朝蓋古之人以道自任者必旁求山林之士以爲用是以豪傑交歸之而功業著於天下今某樸暗固不足以言世務然其說不爲無補而相公方率循文公輔翼神考之道以佐聖主某也不佞願以其不肖之軀爲山林之士先焉惟相公取八篇之書而省覽之如可觀采亦以言上不勝幸甚

其聞三代而上取相於學校三代而下取相於山林昔聖人之

再上宰相書

同前

興學大爲之綱小爲之紀豈故樂爲是紛紛哉以爲非獨吾百
執事咸出乎此故漸其本以俟其實而增其膏以發其光方其
弦歌鼓篋居乎辟水之上則已有公輔之器矣及其我冠曳帶
立乎本朝則又有公輔之望矣一朝舉而熙帝之載其名高故
天下服之無異詞其德成故天下從之無解駟考三代之盛時
后惟時又相亦有終道同俗一蓋其所以致之非一旦暮之力
後世庠序廢於天下士未嘗有素養也一旦取諸山林之中置
諸左右彼其素所蓄積無以服天下士大夫又况二三其德尚
奚責其尊上帝之心哉昔人論興學者鮮克知聖人之用心在
是也惟我神考灼觀古初始闢亭舍始約貢法爰有希世之人
爲時而出方其實我先輝在神考時論士於孝則首得相公焉
及其名高德成在今上時取相於孝則首得相公焉蓋自神考
長育成就與得元儒以遺今上至今日見之矣嗟去三代之餘
年而復有三代之孝士安得不蹀足踵足以頌其事哉此其所
以不自薄陋亦得以引紙而長言也伏惟相公如旦之德召奭
有不能知孔氏之言卜偃有不能聞天下之士烏能窺方分一
惟其直道是履謀上合乎吾君嘉猷是告澤下加乎吾民於是
位爲洪化職爲秉鈞其據素業以增九廟之固以恢万世之功
自今始矣當軸未逾月也執贄而見者无慮數百人已在者慶
於朝未仕者慶於野知古風之復振也某區區鄙儒技藝無取
嘗一登內閣遽被斥去歲華五閱尚困無津適覩殊休竊自憤
勇思一吐其胸中之所欲云是故請大丞相而忘其賤見大君
子而忘其愚伏惟修仁作綆以汲其躬立義爲梯以階其進雖
極愚至陋敢忘圖報哉輒冒威重不勝戰汗

再上宰相書

同前

某聞世治則綴文之士聚於朝道否則綴文之士散於野聚於
朝則爲曲爲誥爲雅爲頌其文施於當年散於野則爲歌爲詠
爲風爲騷其文傳於後世施於當年則爲國華傳於後世則自

取名而已此明君所以側席忠臣所以旁求也又不但如此也自古姦人雖有害治之爲而飾非之辯則亦安能誘一世而從之惟言足以載其爲而辯足以行其言如持錦繡覆諸陷穽之上人知錦繡之悅目而不知陷穽之隕身也則從之者衆矣此言之所不能諭威之所不能禁也聖人在上治具既設盡取文士而黼黻之如持錦繡表于九軌之道則人之從之也孰禦焉當是時也異端邪說雖欲蠶起譬如蛙蚓欲鳴而疾雷方震則聲銷跡絕不待屏去故文明盛於上則姦言熄於下此聖人之祕術所以陰弭天下之巧言也由元豐以來治具既美矣往者異端邪說乘間而出其源不在乎他在乎未有以勝之也其少而學爲文聊以自娛年大以來始知文之功烈參於治弊小人得之則足以掩正道君子得之則足以銷姦言蓋非特爲書生事業而已異時書莫生或知此使世之人目爲小技豈不深可惜哉伏惟相公格天之功贊元之烈赫赫如此其愚無知以

所聞於六經考所見於當世未知三代之盛視今日何如尔若經天緯地開物成務致文之實而辨儀制器正名審音致文之用蒐英獵俊聚成極文之世向之異端邪說已盡屏去後之異端邪說某知其不復乘間而出矣可謂姬旦之後得聖人弭姦言之術者一人而已然則一夫不獲阿衡之所憂一士不聚相公之所念也某澳忍下材不足以辱下士頃歲爲書推本文事以獻左右身賤耳疎不蒙照察今年游梁會者薦其文者故敢飾說而干三公嘗竊論之魯連之檄過於長戟勁弓陸贄之詔賢於元勳宿將文之不可已也如是裴晉公不喜於平淮而喜於韓愈之碑李衛公不喜於平潞而喜於封敖之制非功之難能明其功之爲難也竊惟朝多文士必有辨其事者然欲聚而不遺則如其輩願趨下風雖無足用於發明正道以碎姦言勉盡志慮豈無補万分哉幸少加拂拭焉庶令盛世獨爲林下水濱之文以自娛意而已意疎言拙罪不容誅不勝惶懼之至

上韓相昉辭換官書

洪忠宣公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而以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也徐庶從蜀先主母為曹孟德所獲以方寸亂而遂許孔明相善亦不止烏震歸唐莊宗母為張文禮所執雖手鼻斷而不顧永叔以為大不孝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穎公封人職之至卑者也猶愛母而舍肉翳桑餓人士之至困者也猶念母而舍食烏有返哺之慈譙子作訓以稱其孝梟有返噬之逆漢帝作羹欲絕其類伏惟執事少賜詳察度其心而處其焉重念某踰越險阻万里尋盟備嘗艱難一終聽命既更成而不結遂懷怒以相侵使在其間禮不當執從車駕省方而至遇雷雨作解而蘇矜其困窮俾之換授德雖至厚然日月不照覆盆情固可哀彼禽獸猶知有母恐負終堂之痛長懷陟屺之思憂極腸面泣盡目腫於親有害在義當辭湛恩雖等於丘山丹懇敢控于廊廟願推惻隱藉報劬勞終養有違已愧烏之不若貴號食不顧茲比果以何殊儻辱台慈持垂錫類則百歲老母不虞被戮之冤而一介行人得伸來諭之生為視而色何憐乞憐惟命之從豈敢逃死

六十四

十一

上宰相書

縉雲先生

某聞窮困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此古今之常談在某之身最為切至何也某曩嘗一至闕下殆今蓋十有二年當時自丹後令而得萬州超資躡等溢其意望固已荷大丞相拔擢之恩矣到官視事頗自竭其介介之節期無愧真相司者不之察也直則以為抗誠則以為妄貨緣猜嫌輔以譏問遂蒙重劾吏兵不滿數十無以給使令而劾以跋扈承安撫司行移閱保甲地而劾以募兵趙諗恭州人某資人也偶與同州方詒為逆時某固未受生甚者劾以為我諗遺類駕虛襲空無所根據然其諒意必欲盡其族類乃已當是時毒烟熾烈天日在遠家族性命把握於倖怒者之手第示即碎之也雖有天地何能覆載雖有

父子何能生育惟 大丞相端坐朝堂洞視萬里事情真妄如在目前一日開筵狂而出之然後家族再保性命更生然則謂大丞相之於某覆載之德踰於天地生育之恩過於父母者孰不以爲信然耶自是以來蓋又十年矣屯遭狼狽再丁家難由是不能一造朝廷嚙指雪涕仰謝大恩然其中之所存豈不憫然知所歸嚮哉今者困頓所迫猶敢冒其簡慢之罪私有所請某家本窮空方幸得祿仕時僅糊其口失祿以來重以患難丐貸閭里以活朝夕及其父也朋友殆至踈弃親戚尋亦厭倦教敖待哺二百餘指潤然無所圖矣窮困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今日之急捨 大丞相其尚誰告哉切見某官闕員已久某復歷州縣二十餘年更事既多因曉文法若蒙陶鑄此闕則今日拜命明日得祿拯其飢寒無便於此設此闕已有所授止得宮祠粗糲微廩亦足以助其旦暮之急使因此濟贍得不遂填溝壑尚頃叩首鈞堦之下面致其懇然後退伏田畝死無所恨易

又二四

言十年乃字十年不克言蓋言其父也某蹤跡蹭蹬殆將十年不爲不父大丞相前日既只推內骨返魂之恩矣至於振其乏絕俾遂視息於世蓋若終始一事惟其鈞慈曲賜矜憫情迫意切冒瀆尊崇無任戰灼恐懼 至不宣

初見秦丞相書

金華先生

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而爲之有成者什一其無成者每八九非暗而不能見幾者失之則畏而不能 董者敗之蓋事有始若害而終利者近若可疑而久乃信者是以蘊獨見之明必有負俗之累故一子產耳而國人好惡爲之二變然君子當此不恤也君子之不恤者願豈直情而徑行者哉妙用闕於無形而至理寓於莫測及其効驗而意白則天下欲歸之以智名而智名不足盡也欲歸之以勇功而勇功不足進也如泰山澤物而莫覩其運動如化工生物而莫察其刻雕常爲其所不可不爲而常止其所不可不止吾無私心焉此經濟之極挈也某不佞

講此孰矣張子房之於漢高蓋天授也相與圖回大業固已先
定於草萊未待極明而後決也是則謀宜審而必可久也乃或
既罷而旋封方和而遽戰觀其借箸變色以詆六國之立非不
切矣未幾而旋封韓王遣使畫疆以從鴻溝之約非不堅矣而
遂戰垓下何苦為是紛紛哉傳曰能定然後能應夫天下豈有
一定之事耶子房其素定者在於必勝而其泛應者將以適變
也寧肯膠柱記劍文為事之所囿乎孔子固惡小人之果者矣
蓋能定者乃可為權而可為權者乃能酬酢乃有而無遺策然
權者難言也惟知周公之曲而當為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而後
可議權矣恭惟相公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破天下難破之
論而去天下難去之患優游談笑善刀而藏莫見有為之迹自
古未有當今日之多故而政出中和厭難鑑異如相公歌且裕
者也是無他自處既素定而應變能達權故也昔魯之禍莫烈
於陪臣而孔子一用而墮名城出蒧甲竭蹶而不敢迂唐之禍

文粹卷之五

古

莫烈於蕃鎮而裴度一起則承宗斂手削地韓洪與疾討賊震
懾而不敢後某故曰天下之事無不可為然而非相公則未易
辦也其蜀士新從万里來念天下一家而宰相固用天下者也
士蓋無嫌於宰相而宰相亦無嫌於收士特在於量材器使
之耳况某嘗汚陶鈞載恩紀者哉輒飾固陋之說以為賞贊之
藉寬而不誅幸甚

上趙丞相元鎮書

同前

某再拜上書僕射相公執事請今天下之勢為可為而醜虜方
至於鴟張謂今天下之勢為不可為而生民當遂於魚爛如此
則聖賢經濟之理無所施而社稷安危之寄無所任矣一切拱
手畏縮相與俱靡豈不諄哉意者殫智極慮亦將有說乎某不
佞請謁事情昔曹操據中原形勝之地而卒不能建平蕩之功
劉備以一荊州而遂成進取之計自劍而南還為漢民王道據
全吳盛大之區而卒不能建恢復之業祖述以一豫州而遂成

進取之計自河以南還為晉土頤有可為之勢如操與道平而終以無成無可為之勢如備與泌而乃克有濟蓋無它成敗在吾人而不在天下故也彼勢之有可為有不可為者皆吾人有以致之亦醜虜非素能鳴張也而吾人實使之生民非遽至魚爛也而吾人實速之嗚呼自兵禍作十年于茲和戰二者如之何猶未有定論也大臣以此而迭為進退小臣以此而同為用捨天下日益急將安所稅駕乎晉厲鄆陟之役群卿為之盡力士變獨不欲戰孫權赤壁之役宋朝為之爭屈而周瑜獨不欲和是則才不足以制勝於未戰之先而謀不足以排難於未和之表徒馳騖於事為之末禍福殆亦未有所分也某竊深傷心夫事不可以一輟求而情不可以一乾得戰未必為是而和未必為非要不可令敵執其權而反以制我欲戰而戰欲和而和甬行無累然則國吾之國也否則我欲和而敵方來渝乎敵欲戰而我已疲再命其猶能國乎故鴻溝之和無益於垓下之亡以

十五

權在漢也成臯之戰不免於汜水之衄以權去楚也其念此熟矣莫若急白治以收廟勝之權權皆在我戰則為光武和則為勾踐何苦至是岌岌哉嘗觀陳平摧呂安劉而智不形霍光擁昭立宣而識不遠何者患去而國不知功成而身不病光有愧於平矣是故善用智者如盤中走珠旋轉曲折無不隨意不善者如泥中鬪獸陷藉狼籍莫勝任負非相公其誰一洗吾人之羞耶無裨恭讓之論復中於今日而繞朝之謀重惜於後世乃從來望相公意也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相公幸無忽

